



# 圣诞颂歌

Charles Dickens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法国]古斯塔夫·多雷 插画

吴钩 雷译

# 圣诞颂歌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法国]古斯塔夫·多雷 插画

吴钩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诞颂歌 /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法) 古斯塔夫·多雷插画; 吴钩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A Christmas Carol

ISBN 978-7-5447-7673-8

I. ①圣… II. ①查… ②古… ③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4605 号

圣诞颂歌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法国] 古斯塔夫·多雷 / 插画 吴钩陶 / 译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苑浩泰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673-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 序

在这本活见鬼的小书中，我竭力招来表达一种思想的鬼魂，这鬼魂绝不会使我的读者感到不快，不论是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他们彼此之间，对于这节令，还是对于我。但愿它到他们的住宅中去讨人喜欢地作祟，而没有一个人想要祓除它吧。

他们忠诚的朋友和仆人

查尔斯·狄更斯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



私刻鲁挤的名声在交易所里很响，凡是他愿意插手的事情，全都没有问题。

# 目 录

序.....	1
第一节 马莱的鬼魂.....	1
第二节 三个精灵中的第一个.....	38
第三节 三个精灵中的第二个.....	72
第四节 最后一个精灵.....	112
第五节 尾 声.....	141

## 第一节<sup>①</sup> 马莱的鬼魂

首先要说的是，马莱死掉了。他的死是毫无疑问的。在登记册上，他的丧葬是由牧师、办事员、殡仪员，以及主要送葬者签名的。那是私刻鲁挤<sup>②</sup>签的。私刻鲁挤的名声在交易所<sup>③</sup>里很响，凡是他愿意插手的事情，全都没有问题。

老马莱就像钉死的门钉一样死了<sup>④</sup>。

注意！我并不是说，就我的知识范围，我知道一根门钉有什么特别的死。我自己倒可能认为棺材钉才是五金行业中钉得最死的东西。不过在这一比喻中有着我们祖先的智慧；我的亵渎神明的双手决不能随意改动，否则国家就完了。因此，你一定会允许我强调性地重复一遍说：马莱就像钉死的门钉一样死了。

私刻鲁挤知道他死了吗？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① 节，原文为 Stave，是诗或歌曲的一节的意思。作者故意用这个词代替 Chapter（章），以表明这是一本“用散文写的圣诞颂歌”。

② 私刻鲁挤，原文为 Scrooge，英语通俗口语中原是“挤榨”的意思。作者选用这个词作为人物姓名，带有讽刺的意味。后来英语中即作“吝啬鬼”解。

③ 交易所，指伦敦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是英国金融中心。

④ 原文 as dead as a door-nail，出于英国古代民谣。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中也有这种比喻。

私刻鲁挤和他是合伙人，我说不上这有多少年了。私刻鲁挤是他指定的唯一遗嘱执行人，是他唯一的遗产管理人，是他唯一的财产受让人，是他唯一的剩余遗产的继承人，是他唯一的朋友和唯一的送葬者。可是即使这位私刻鲁挤，对于这桩伤心事，也并不那么难受得不得了，而就在举行葬礼那天，他还是一个出色生意人，用道地的生意经举行了那次葬礼。

提到马莱的葬礼，把我带回到我刚才开头的地方来。马莱死掉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必须清楚地了解，否则我正要讲述的故事中，就不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了。要是我们不完全相信，哈姆雷特<sup>①</sup>的父亲是在那出剧开幕以前就死掉了，那么，他在东风吹拂的夜晚，在他自己的城堡的壁垒上蹀躞，比起随便哪一位中年绅士在天黑之后，猝然出现在一个凉风瑟瑟的地方——譬如说圣保罗大教堂墓地<sup>②</sup>——简直是在吓唬他儿子的脆弱的心灵，没有什么更引人注意了。

私刻鲁挤一直没有把老马莱的名字涂掉，好多年以后，在货栈的门上还是这样写着：“私刻鲁挤和马莱”。这家商号就称作“私刻鲁挤和马莱”。有时候，不熟识这行生意的人称私刻鲁挤为私刻鲁挤，有时候却又称他为马莱，不过他两个名字都答应：对他说来，这完全是一回事。

---

①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角名。他是丹麦王子，其父被叔父毒死。剧中第一幕第一场就是已故国王的鬼魂出现在城堡上。

② 圣保罗大教堂，英国著名教堂，在伦敦中区拉德盖特山顶上，教堂高达三百六十五英尺，始建于十七世纪。墓地早已拆除，并已形成一条围绕这一教堂的不规则的街道。

哦！他可是一个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人<sup>①</sup>，这个私刻鲁挤！他真是一个善于压榨、拧绞、掠取、搜刮、抓住不放，而又贪得无厌的老恶棍呐！他又硬又锐利，好像一块打火石似的，可是钢棒从来没有在他上面打出慷慨的火花来；而且他隐秘自守，默不作声，孤单乖僻，好像一只牡蛎。他内心的冷酷使他苍老的面貌蒙上了一层严霜，冻坏了他的尖鼻子，冻皱了他的面颊，冻得他脚步直僵僵的，冻得他眼睛发红、薄嘴唇发紫，冻得他用叽叽嘎嘎的声音说尖酸刻薄的话。他的头上是一层皑皑的白霜，两撇眉毛和坚硬的下巴也是这样。他走到哪里，就把自己身上的低温带到哪里；在大热天<sup>②</sup>里，他把他的事务所弄得冷冰冰；到了圣诞节这天，他也不升温，哪怕是一度，让那儿解冻。

外界的热和冷丝毫影响不了私刻鲁挤。没有暖和的天气能够使他温暖起来，也没有寒冷的天气能够使他觉得寒冷。没有哪一阵风刮得像他那样冰凉刺骨，没有哪一场雪下得像他那样锲而不舍，也没有哪一次倾盆大雨落得像他那样从来不听从恳求。恶劣的天气不知道怎样才能打败他，最大的雨、雪、冰雹和雨夹雪，也只有在某一点上可以夸口说胜过他。那就是它们常常很大方地“布施”，而私刻鲁挤却从来也不干。

从来也没有谁在街上和颜悦色地叫住他，说一声：“我亲爱的私刻鲁挤，你好吗？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也没有叫花子来求

① 原文为 a tight-fisted hand at the grindstone（在磨石上握得紧紧的手），tight-fisted 又有“吝啬的”之意。

② 大热天，原文为 dog-days，指从七月三日至八月十一日，一般来说是英国每年最热的时候。此时天狼星（dog star）与太阳同起同落。



没有暖和的天气能够使他温暖起来，也没有寒冷的天气能够使他觉得寒冷。



即使瞎子们的狗都似乎认识他，一看见他来了，就把主人拖进大门，拖进院子。

他赏一个小钱，也没有小孩子来问他现在是几点钟了。在私刻鲁挤的一生之中，也没有男人或女人曾经问过他一次到某处的路怎么走。即使瞎子们的狗都似乎认识他，一看见他来了，就把主人拖进大门，拖进院子，然后摇着尾巴，好像在说：“黑暗中的主人啊，完全看不见比生有一双凶眼<sup>①</sup>来得好！”

可是私刻鲁挤才不在乎什么呢，这正是他所乐意的事情呢！在熙熙攘攘的道路上，侧着身子悄悄走着，警告一切有同情心的人离远着点儿，对私刻鲁挤来说，这就是知道内情的人所谓的“好运气”。

从前，有一天——就在一年之中好日子里最好的一天，即圣诞节前夜——老私刻鲁挤坐在他的账房里，忙碌着。那天天气昏沉阴暗，寒冷彻骨，而且大雾弥漫，他能够听见外面院子里人们鼻息咻咻地踱来踱去，双手拍打着前胸，双脚在铺道石板上蹬着，好让身上暖和。市中心的时钟刚刚敲过三点，但是天已经很暗了。这一整天都没有明亮过，烛光在附近一些事务所的窗户里闪烁，好像是那可以触摸得到的褐色雾气里的斑斑红晕。雾气正从每一条缝隙和钥匙孔里流进来，屋外的雾很浓，即使院子再狭小也无济于事，对面的房屋看去却只不过是幢幢黑影罢了。看着那彤云低罩下来，把一切东西都弄得朦朦胧胧的，人们会觉得大自然近在咫尺，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雨。

私刻鲁挤账房的门开着，这样他就可以监视他的办事员，

① 凶眼，原文为 Evil Eye，按照外国迷信的说法，有一种人，比如女巫，生有一种超自然的凶眼，凶眼一瞧就能带来巨大的灾害。

从前，有一天——就在一年之中好日子里最好的一天，即圣诞节前夜——老私刻鲁挤坐在他的账房里，忙碌着。



因而，办事员只得围上他的白羊毛围巾，试着靠蜡烛火取暖。但由于他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想这样取暖可没成功。



那人待在外面那间阴暗的、像是一种箱子的小房间里，正在抄写信件。私刻鲁挤生着非常小的炉火，但是办事员的炉火还要小得多，看来好像只烧了一块煤炭。然而他不能添加煤炭，因为私刻鲁挤把煤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样一来，只要这个办事员拿着煤铲走进来，老板肯定要说，他们两人有必要从此分手。因而，办事员只得围上他的白羊毛围巾，试着靠蜡烛火取暖。但由于他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想这样取暖可没成功。

“圣诞节快乐，舅舅！上帝保佑你！”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传来。这是私刻鲁挤的外甥的声音，他来得太快，以至这声喊叫成了私刻鲁挤得知他的到来的最初的通知。

“呸！”私刻鲁挤说，“胡闹！”

私刻鲁挤的这个外甥在大雾和严寒中急速赶路，把自己弄得热起来，整个人热气腾腾的。他的脸又红润又漂亮，他的眼睛闪着光，他的呼吸中又冒着热气。

“圣诞节是胡闹吗，舅舅！”私刻鲁挤的外甥说，“我确信，你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私刻鲁挤说，“什么圣诞节快乐！你有什么权利快乐？你有什么理由快乐？你是够穷的啦。”

“好啊，那么，”外甥兴奋地回答说，“你有什么权利不乐意？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你是够富的啦。”

私刻鲁挤当时找不出更好的答话，只得又说了一声“呸！”跟着加上一声“胡闹”。

“不要生气呀，舅舅。”外甥说。

“不生气怎么行？”舅舅反问，“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像这样的呆子的世界上！什么圣诞节快乐！滚它的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对你有什么好处？这不过是这样的时候：你得付欠的账却没有钱；你发现自己长大了一岁，却不是多活了一个小时；你得结清各项账目，可是整整一打的月份里的每一项都表明你无利可图。要是我能够照我的心意办，”私刻鲁挤愤慨地说，“每一个嘴上挂着‘圣诞节快乐’到处乱跑的白痴，我一定要把他和他自己的布丁一起煮了，然后拿一枝冬青刺穿他的心脏，把他埋葬。<sup>①</sup>一定要这么办！”

“舅舅！”外甥求情说。

“外甥！”舅舅严厉地回答，“你去过你的圣诞节吧，让我过我的。”

“过圣诞节！”私刻鲁挤的外甥重复他的话，“可是你不肯过。”

“那么，让我不过好啦，”私刻鲁挤说，“但愿它会给你许多好处！它一向给过你许多好处了吧！”

“也许，有许多事情，虽然我没有从它们那儿得到过进款，可是我已经从它们那儿得到了好处。”外甥回答说，“圣诞节就是这类事情中的一种。可是我肯定，每当圣诞节期来临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好时候。即使撇开它神圣的名称和来源所引起

---

<sup>①</sup> 欧洲中世纪风俗，把杀人犯埋葬在十字路口以后，用一根柱子刺穿其心脏，插在那儿。冬青在圣诞节常作为室内装饰，并在进餐时插在葡萄干布丁上。参见本书第90页。

的崇敬之心——如果任何属于它的东西都可以撇开的话——这也是一个好时候，一个仁爱、宽恕、慈善、快乐的节期。在长达一年的光阴里，据我所知，唯有这个时候男男女女似乎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紧闭的心扉无拘无束地打开，并且想到比他们低微的人们，就好像那些人的确是向坟墓一同走去的旅伴，而不是在另外的行程上的另外一种生物。因此，舅舅啊，虽然圣诞节从来没有把一小块金子或银子放在我的口袋里，但我还是相信它给过我好处，而且还要继续给我好处。所以我要说，上帝祝福它！”

待在“大箱子”里的办事员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但是马上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便拨弄着火，把最后的微弱的火星永远熄灭掉。

“你再喊一声试试看，”私刻鲁挤说，“那你就另谋高就去过你的圣诞节吧。你倒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又转向他的外甥，添上一句。“我不明白你怎么不进国会。”

“不要生气，舅舅。来吧！明天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私刻鲁挤说，他宁愿看见他——<sup>①</sup>不错，他的确说了，他把这句话完全说了出来，说宁愿看见他那副死样子，他也不去。

“那为什么呢？”私刻鲁挤的外甥嚷道，“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结婚？”私刻鲁挤问。

“因为我恋爱。”

“因为你恋爱！”私刻鲁挤吼着说，好像天底下比圣诞节快

① 他宁愿看见他——，原文为 he would see him——，破折号是“damned（被诅咒）first”或“dead（死掉）first”的省略。这句意思是宁愿别人死，他也不去。

乐更荒谬可笑的事唯有这一桩，“再见！”

“别这样，舅舅，可是你在这桩事情之前就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为什么却作为现在不来的理由呢？”

“再见。”私刻鲁挤说。

“我什么也不要你的；我什么也不求你；为什么我们不能友好呢？”

“再见。”私刻鲁挤说。

“看到你态度这样坚决，我衷心地感到遗憾。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以我作为一方的争吵。不过我曾经作过努力要对圣诞节表示敬意，因此我要把我过圣诞的好心情维持到底。所以，祝你圣诞节快乐，舅舅！”

“再见！”私刻鲁挤说。

“祝你新年快乐！”

“再见！”私刻鲁挤说。

虽然如此，他的外甥还是毫无怨言地离开了那个房间，他在外边那个门口站住，向办事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尽管办事员身上很冷，也比私刻鲁挤来得令人温暖，因为他热诚地回应了祝贺。

“竟然又有一个家伙，”私刻鲁挤听见了他的话，咕噜着说，“我的办事员，一星期只挣十五个先令，还有老婆、孩子，还高谈什么圣诞节快乐。我真要隐退到白德兰<sup>①</sup>去了。”

这个疯子一边让私刻鲁挤的外甥出去，一边让另外两个人进

---

① 白德兰（Bedlam）是伯利恒（Bethlehem）的讹误，指英国伦敦的伯利恒圣马利亚医院，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来。他们是两位魁梧肥胖的绅士，看上去和蔼可亲，这会儿脱下了帽子，站在私刻鲁挤的事务所里。他们手中拿着簿子和纸张，对他鞠躬。

“我想，这儿是私刻鲁挤和马莱商号吧，”其中一位绅士查着名单说，“我可以荣幸地称呼您私刻鲁挤先生，或者马莱先生吗？”

“马莱先生死去整整七年了。”私刻鲁挤回答说，“他正是在七年前的这天晚上死的。”

“我们毫不怀疑他的慷慨之心是由他的健在的合伙人很好地代表着。”绅士拿出他的身份证明书来，说道。

果然不错，因为这两个人的性格很相似。私刻鲁挤一听到那个不祥的字眼“慷慨之心”就皱眉摇头，把那份证明书递回去。

“私刻鲁挤先生，值此一年之中最为欢乐的圣诞节期，”绅士拿起一支笔，说道，“比平常时我们就更加需要准备一点儿东西，去周济贫穷困苦的人们，他们此刻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先生，成千上万的人缺少生活必需品；还有上十万的人缺少生活上的安慰。”

“难道没有监狱吗？”私刻鲁挤问。

“监狱多得很。”绅士又放下那支笔，说道。

“还有联合贫民习艺所呢<sup>①</sup>？”私刻鲁挤追问，“那些地方还开工吗？”

“还开工。不过，”绅士回答说，“我倒是希望我能说没有开工。”

---

<sup>①</sup> 联合贫民习艺所（Union Workhouse），英国根据一八三四年的《贫民法》所设立的救济贫民的场所。由两个以上的教区联合设恤贫局，办理救济贫民等事务，贫民习艺所是恤贫局工作范畴的一部分。习艺所中工作及生活条件都很艰苦，贫民多不愿进入。